

金魚繚乱

〔日〕冈本加乃子

在文学的世界里，像冈本这样丰盛而
深厚的女子几乎不会再出现。

——川端康成

日本传奇天才小说家冈本加乃子经典代表作

无疾而终的爱情
痴缠于心底的偏执单恋

写尽人生的「求不得」与「意难平」



读客

译者 杨晓钟 吴震
谢建梅
译校 曹培红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2017年10月1日出版

ISBN 7-223-11111-1

定价：25.00元

（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与发行部联系）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
金魚繚乱

「日」冈本加乃子

在文学的世界里，像冈本这样丰盛而
深厚的女子几乎不会再出现

——川端康成

日本传奇天才小说家冈本加乃子经典作品

无疾而终的爱情

痴缠于心底的偏执单恋

写尽人生的「求不得」与「意难平」

译者 杨晓坤 吴 震
译校 曹娟红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鱼缭乱 / (日) 冈本加乃子著; 杨晓钟译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19
ISBN 978-7-224-13278-6

I. ①金… II. ①冈… ②杨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137687 号

出品人: 惠西平
总策划: 宋亚萍
特约编辑: 鲁小山
出版统筹: 关宁 韩琳
策划编辑: 王凌 王倩
责任编辑: 张启阳 晏黎
封面设计: 哲峰

金鱼缭乱

作者 [日] 冈本加乃子
译者 杨晓钟 吴震 谢建梅
译校 曹珺红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 147 邮编: 710003)
印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开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
印张 6
字数 120 千字
版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
印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224-13278-6
定价 25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。电话: 029-87205094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关于冈本加乃子

——写在《金鱼缭乱》前

杨晓钟

日本近代文坛女性作家辈出，但就其写作深度与灵性之美来看，能与男作家比肩者少之又少。冈本加乃子（1889—1939）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她独特而有活力的文字，源自她奇特而复杂的人生体验与生而有之的绚烂绽放的才情。

冈本加乃子从来都不算是“安静型”的作家，她的一生活得轰轰烈烈，堪称传奇。出身于豪富之家的冈本加乃子，早年曾倾心于谷崎润一郎，后来嫁给号称“日本讽刺漫画第一人”的冈本一平。婚后由于丈夫沉湎于酒色、兄长去世、家族家道中落、女儿去世等一系列重大打击，冈本加乃子患上了精神疾病，自杀未遂。此后冈本一平幡然悔悟，不但专心守护家庭，甚而将妻子的情人接入家中，开始了奇特的“三人行”生活。

冈本加乃子传奇的一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，她私生活的率真放浪恰由其本人性情的敏感细致、天真未凿、不通世故造成。然而，流言蜚语无法遮盖她闪着光彩的旷世才华。冈本

加乃子是一位博学的才女，是诗人，也是小说家，还是一位深谙佛理的佛学研究者。她曾游历欧洲三年，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奇妙融合，使得她的文字中充满了现代感，于华丽绚烂中透出理性内敛之美。

这本《金鱼缭乱》中，收录了《花之劲》《老妓抄》《疾跑》《越年》等冈本加乃子最有特点的几篇代表作。《花之劲》中以花朵的顽强生命力为自己的人生树立标准的桂子，《老妓抄》中勤于累积财富、充满生命活力的老艺妓，《越年》中四处寻找“仇人”却陷入无望爱情中的加奈，《疾跑》中摆脱社会束缚，在夜空下尽情展现自我的道子……这一个个人物形象，在加乃子的妙笔之下跃然纸上、栩栩如生。

冈本加乃子善于以细腻的笔触描写寻常人的生活，在自己最擅长的短篇小说领域，加乃子将如火的热情，包藏于细腻内敛的文字之中。其文字中情感的张力如此饱满微妙，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充分感知。

冈本加乃子不算美女，但喜爱其文字的川端康成却评价说，她是个“高贵而丰润的美女”。在加乃子49岁去世之后，川端康成哀叹道：“我感到我身边的温暖都消失了。”由对文字的喜爱推及于作者本人，川端康成的这种体会，相信读过这本书的人，都会感同身受。

目 录

花之劲

花之劲 1

混沌未分 35

疾跑 61

金鱼缭乱 72

老妓抄 124

女性崇拜 151

夏夜梦 153

越年 167

花之劲

大大的玻璃鱼缸底部是长满绿藻的海绵，浑浊的缸水渐渐变成了阴沉沉的铅灰色。刚才还欢畅地游弋在鱼缸中的两条鎏金金鱼，似乎也感受到了沉重的氛围，把头扭向了一边，并排沉了下去。它们的鱼尾藏在绿色的海绵中，影影绰绰。鱼缸壁上渗出的水珠看起来像人在出汗，旁边放着一个点缀着黄色琥珀眼球的斑马摆件，那斑马的鼻子正抵在鱼缸壁上。鱼缸盖子上摆着一盆浅色红梅，花瓣早已散落，只留下那可怜的有些扎眼的花蕊。在她的弟子们——那些夫人们和她们的女儿们离开以后，三保谷桂子收集了一些花材的残枝，在圆柱形插花筒里插了一束花用来犒劳自己。欣赏了一会儿后，桂子注意到了窗外突然变化的天气，于是开始观察起那两条对天气极其敏感的金鱼来。

天色益发阴沉，风雨齐来，伴随着雷电。闪电的尖端透过

玻璃窗照亮了屋内的炉子。这时，桂子的外甥女泉子把屋子收拾得差不多了，端着水走了过来。

“金鱼、斑马、鲜花、闪电……这简直就是幻想派诗人们所喜欢的那幅景象啊。”

桂子这句话也不知道是在对谁说。有那么片刻，她想起了之前，即将离开法国的时候，那些她听说过的诗人们的诗歌。泉子拿起桂子未完成的插花的花筒，一边轻轻地给圆柱形插花筒里的花浇水，一边对桂子说：“老师，明天就是除夕了，要不要今晚把钱给小布施先生拿过去呢？”

小布施是桂子一个远房亲戚的儿子，也是桂子当年学习绘画时的同门。作为一名画家，小布施身体孱弱，一直接受着桂子经济上的援助。

桂子包好花的碎屑，然后拿起膝盖上铺的布。

“泉子总是一有什么事儿就先惦记着病弱的小布施，这样的泉子真是可爱，也说不定她在心里爱着小布施呢。”她边想边用右手拇指插进右前侧方的带子，松了松衣服，舒展了一下自己丰满的身体，引得博多^①腰带哧哧作响。

“啊，松快多了。面对弟子们必须得时时刻刻端着，真是太难受了。泉子，给我拿杯茶过来吧。”

^①博多，日本福岡市博多地区。

巨大的雷鸣声传来，甚至震动了茶室榻榻米下的托梁。之后那响声渐渐变弱，消失在了远空中。桂子和既是自己外甥女又是内室弟子的泉子坐在一起，吃了两三块麦落雁^①后，一把抓过放在上漆的描金画台上分量十足的纸包——这些纸包里面是今天弟子们拿来的本月的所有学费。

桂子把它们包在包袱里说：“那么，我去见我年轻的恋人。”

这话一半是说给泉子听的。泉子左右看了一下，皱着眉头说：“老师，您开玩笑也要有个分寸。小心被别人听见了……”那声音里，只能听出她纯粹的、对姨母兼老师的桂子的担忧之情。

“唉，听到了又能如何。独身女人这样说话很平常的吧。”

桂子的语气略带些惆怅。

外面雨势渐缓，桂子撑着伞从内玄关往外走。她的衣服将她丰满的身体勒成了不规则的形状。泉子担心众人目光，劝她不要在白天去探望小布施。

桂子转过头对泉子说：“别担心，我白天大大方方地去，反而是对世间传言最有力的回击。”

^①麦落雁，一种干点心。

姨母温柔的性情中，隐藏着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。泉子又一次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，她无比信赖地目送着桂子的背影，那身影将这种精神力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泉子自己似乎也从中获取了力量。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，桂子朝着厨房那边有些大声地说：“婆婆，前院的桃叶珊瑚结满果子了。”

青色的果实都藏在绿色的枝叶里，所以之前完全没注意到呀，桂子心想。这时，屋子里传来一阵快活脚步声，那是内室弟子桑子和在桂子家帮佣的工读生，她们比婆婆跑得更快，先来到了泉子伫立的洋馆内玄关的门口……

穿过山手区鳞次栉比的宅邸和商户，桂子顺着通往洼地的下坡道往前走。这是一条樱花道，道路两旁残存着零星的龙须草，以及被索雷尔藤、土瓜蔓缠绕在一起的高大的庭院树木。过去，这里曾是相当宏伟的一座庭院的入口。但是如今庭院已被住宅所淹没，唯有这条路保留了下来。坚硬的树干和精悍的瘦枝条紧密相连，让人联想到用铸铁混合而成的廊门。

桂子走入这条坡道时，突然想起了戈尔贡佐拉的奶酪——霉菌花在脂肪腐烂后自然形成的裂口处盛开，那妖娆的绿色是多么的充盈，富有年轻的活力啊。桂子不禁感叹，世间竟然有如此不真实的、无法用言语形容其美丽的东西。或

许是因为去了国外以后，自己的味觉被那里的食物改变了吧。每当桂子一人走到这个城市的寂寞之处，就会想吃些如奶酪一般香味浓郁的东西。作为讲习所的老师，桂子不得不和泉子他们一起边喝茶，边吃些枯淡无味的干点心。她总感觉那时的自己仿佛是另外一个人。

雨停了，阳光透过树木间的缝隙，洒下漏斗状的黄色光线。断断续续残留着的枯草围墙，突然散发出强烈的混杂着橡胶味儿的青草香。幼弱的针形荆棘，无论是颜色还是形状都很像婴儿，让桂子觉得它们既神气又可爱。她伸出食指，按了按荆棘的尖端，说了一句，“能扎破我的话，那你就试试看呗”。荆棘的新芽微做抵抗后，柔软地弯了起来。桂子用力按下去，这时新芽的皮外侧似乎要折断了一般，内侧皱了起来。这让桂子生出了幻想——那新芽就像是在悲切地叫喊。她似乎听到了婴儿的哭泣声，于是收回了手指。

三十八岁的年纪，正是女人风华正茂之时，但没有生过孩子这件事，经常让桂子自责。本该出生的几个婴儿的无形的哭声，不时会在她耳边响起。迄今为止在这世间受到的迫害和威胁，使得桂子多少有一些被害的妄想。这突如其来的回忆破坏了桂子的心情，让她极其痛苦。她觉得，或许这时的自己，应该像少女一样冲进小布施的画室，让这位年轻的男性朋友请自己吃点什么吧。毕竟，用肚子去充实自己的身体，是这

样的她所能做到的最简单的自我安慰。但是，身体里此时此刻所感到的“空”，是真正的饥饿，还是发自那多年空虚坏死的精神的无助空鸣呢？

桂子咽了一口唾沫，微笑，泪如雨下。

阳光炽热。

桂子略微收小了油纸伞，强迫自己迅速地走到了狭窄的上坡路口。行走当中，从高齿木屐传来向上的力量——这让她重新振作了起来。

走到上坡路的尽头，回首眺望春日里即将放晴的街道，桂子心中的悲戚渐渐散去，心中生出一种对上苍的感谢之情。“……至少，我可以用花来慰藉这苦难的人生。让我的花儿，布满这个世界吧……如果不可以的话，至少，让它布满我所居住的这个地方。”

这情感让她的心舒展，伸张，长出了浅浅的银色翅膀，轻抚过夏日东京的天，悄悄离去。

桂子受到巴黎美术服装师马莱夫人的邀请，在法国生活了六年。那期间，她曾应在伦敦的同胞们的恳请，越过海峡从法国去英国教了一个月的插花。那时的每个夜晚，桂子都穿着露背的晚礼服，一边因夜晚的寒冷而瑟瑟发抖，一边怀着崇敬的心情，看完了季度的戏剧。在一流的剧场女王座，她观赏过萧伯纳的戏剧作品《圣女贞德》。一般的评论都认为，萧伯纳对

法兰西的圣女进行了深刻的讽刺,但桂子对此却有不同的感受。作者对圣女的辛辣鞭挞,看似痛快,但其实都被圣女一一避过,她的身体毫发无损。这样的隐忍和沉静才是圣女的真实面目——女人身上存在着唯有女人才能看清的真实面目。其他人的批评意见并不会影响到这样的观察力。每个女人的内心都隐藏着连自己都不能完全意识到的天然力量,一旦被炙热的情热勾起,这种力量就会被拉拽出来。它有时会像奇迹一般地出现,有时却会一生被埋藏。

虽然不知道,对女人来说,哪一种才算是幸福。

桂子回到巴黎以后,曾经和马莱夫人提到过那幕戏剧,而夫人则用她那独特的,略带虔敬又妩媚的笑容说:“据说天才的艺术作品,往往会表现出超越作者本身意图的东西来。萧伯纳或许是个天才呢。”

“口衔红花行世间,无惧亦无忧。”

这是桂子上女校时的朋友,一位女文人——K女士,在桂子的讲习所开办之际赠予她的诗句。讲习所的女孩子们读到这句诗后,大家开始做一种“红花占卜”的游戏。她们嘴上衔着插花时剩下的花朵,双手叉着腰,模仿电影里出现的乔治·桑阔步前行。这游戏曾经流行一时,但不久就过时了。

桂子站在上坡路口,远眺雨后人迹稀少的道路。

街道两旁住宅很少,多是些装潢的新旧不一的商店。每

家商店都像是要吞噬顾客似的，张着或大或小的嘴好奇地静候在那里。

桂子环视周围，心里涌起了退缩的念头。关于桂子来探望小布施后产生的流言已经把这一带传遍了，这些桂子从前就知道——这一带住着敌视桂子的同行。桂子突然想，若是自己能像 K 女士诗句中写的那样，犬齿和犬齿间咬紧花茎，阔步前行的话，应该就能够克服这种恐惧了吧。

看来若是离开了花儿，自己是一刻都活不下去了。

桂子晃了晃肩膀，感觉又一次从自己的身体里找回了自信。于是她笔直地向前方走去。

这条路的人口处立着一个禁止汽车出入的桩子。朴素的住宅区里道路很宽广，右边拐角进去第二家就是小布施的住所——一楼是和式房间，二楼是画室。

新芽从金目细叶冬青的围墙中探出头来，桂子掐下两三个新芽，又随手扔掉。她伸手推开松木门扉时，往上看了一眼。门上方挂着个新牌子，上面写着“程君画房”。这是有小布施这位西洋画家风格的笔迹。抬头看看那牌子，雨水似乎还零散地挂在上面。

桂子的直觉就告诉她，小布施今天恐怕身体不是很舒服。

外表看似恃才傲物的小布施，却过分地在意时代潮流的

变迁,这一点令人诧异。他的这个特点从十六七年前,在 Y 先生的画室和桂子同门时就开始显现。后期印象派、达达派、表现派、新古典派、超现实派等,这些在当时的日本看似都处于艺术前沿的画风,小布施都逐一吸收,在通俗派各个方向身体力行,直到他渐渐独立。

小布施未曾失去年轻人该有的斗志,桂子对此常常佩服不已。但同时,对他这样在任何一种画派都没有进行深层挖掘,只是浮于形式表面的忙碌非常担忧。

实际上,意识到自己在不断地吸纳那些时尚画风,并且一一将其表现在作品中,小布施对这样的自己怀有一种厌恶之情。而这厌恶的情绪,常常通过他敷衍的笔触,或是乌黑的色调宣泄给了观众。因此世人常常看不懂他的画作,只能敷衍地将他归类为前途有望的未来之星。

他的画不好卖也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了。

小布施身体里潜伏的结核病菌渐渐开始侵蚀他的肺部,自那以来,桂子感觉到他的焦躁日益明显。

桂子无数次对小布施说过这样的话。

“只要我能挣到钱,就能保证你生活无忧,所以你千万不要心急啊,这样对身体不好。”

小布施就会说:“不是因为那个原因。人呐,总是想通过某种方式向社会证明自己的存在啊。”

小布施在创作抽象派画作到一半的时候放弃了。他收起了西洋画的工具。顺应了重新得到关注的东洋艺术的潮流，转而在水墨画上下起了功夫——什么程君房呀，方干鲁呀，这些中国古代水墨画的画家，光听名字就感觉够遥远的，桂子却屡屡能从小布施那里听到。而他现在居然把那些名字作为自己居所的雅号，写在了牌子上。

看来，小布施已经发展到了不受到社会的认可，就无法安心的地步了。

桂子一进门，发现小布施在楼下十二个榻榻米大小的和式房间里，放了一扇桃山^①风格的屏风。他正躺在那后面的床铺上。枕边凌乱地扔着些珐琅质地的锅啊、西洋式的碗碟之类的东西。水墨的桐箱和涂抹着水墨的宣纸混杂其间，水笔乱丢在画纸上。

“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这么乱啊，大姐呢？”

小布施明明刚才就听到了桂子进门脚步声，却故意把目光放在明信片册子上。听到桂子这么一说，他才眨了眨眼，似乎是感觉有些耀眼般地抬起头看桂子。由于常常发怒紧皱眉头，让他的眉毛像蛾子一样压迫在高高的额头上，那下面本来柔和细长的眼睛微微充血，正怯怯地看着桂子——小布施

^①安土桃山时代，1573 ~ 1598 年。

原本苍白的脸色如今已经变得有些微微发黑了。

“阿繁(女仆的名字)昨天请假了。现如今一个单身病人的家里,没有只付工资就能一直工作的姑娘了——嘿嘿,要是能给签订一个附带遗产的结婚合同或许还差不多。”

小布施这句话的语气略带些讽刺,一会儿,他的声音又变得坦诚起来,“那都无所谓了。这两三天女仆不在,我自己烧水什么的,做各种各样的杂务做累了,觉得读书啊画画都很麻烦,于是就躺在这儿开始研究你。我觉得你呢,毕竟是个女人,而女人身上具有的与生俱来的贞操,那才是能解决一切的最根本的东西。你觉得呢?”

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,小布施开始不停地翻明信片册子。他的脸上是桂子未曾见过的怀念过去的表情。这次轮到桂子觉得眼前的景象有些刺眼了。

“你胡说些什么呢?现在我的事儿并不是什么问题吧。话说回来,你的病怎么样了?”

桂子虽然嘴上这么说,但对小布施欲言又止的关于自己的感想,其实是想继续听下去的。于是她问小布施:“你怎么现在才把那个册子拿出来看呢?”

册子里放着的是桂子在外国期间,一直坚持给小布施寄来的厚厚的明信片集。那是两人的过去,虽然那里面并没有值得现在拿出来翻看的东西。